

海外辦報記

意在心莊

意外的任務

從初中時候開始，便對寫作編印出版發生興趣，但再也沒有想到自己會去辦報，更沒有想到要去南洋辦報。

民國二十九年初秋，那時我在重慶上清花園中央黨部秘書處工作，上任不久的中央海外部長吳鐵城先生，曾約我去談過，要我幫他到馬來亞去辦報，並辦海外工作，隨同他到那邊去宣慰僑胞，徵求我的意見，我當時提出兩點：

第一、過去沒有正式參加過報館工作。

第二、我是非粵、非閩、非潮、非客的江蘇人，南洋也沒有去過。

但鐵老說：抗戰工作要在能否忍勞忍怨，你的才識是足以勝任的，至於沒有去過南洋的江蘇人，更見得是一張白紙，最客觀，好辦事。好，就這樣決定。我和朱驥先先生（當時由秘書長轉任組織部）葉楚老（楚值先生當時由中宣部轉任中央秘書長）商量一下。

就這樣，我終於辭別了抗戰陪都上清花園，飛往香港，轉道赴馬來亞開始去辦報。

經港的準備工作

到了香港，就向皇后道榮記行（那是港澳總支部對外設置的機構包括着西南圖書出版公司）去接洽，託他們協辦赴星船票，不料那段時期船

隻很少，一時定不到客票，只好在九龍朱家讓兄的寓所耽擱下來，乘閒充實一下準備工作。

香港那時不但是祖國內陸與海外各地間的津梁，而且也是大陸沿海各港口對內陸間的樞紐，地位非常衝要。尤其是海外工作，與陪都交通不易，更多仰賴於香港。因此香港也成為各方明爭暗鬪的中心。

在香港接觸很多，其中最富意義的，還屬下面三處：

第一、當然是榮記行諸公，時常商討聯繫的方略，尤其是朱家讓兄，（現任職日內瓦國際勞工局）他是主辦海外通訊社，並按時編發各項專稿，我們差不多盡在研討聯繫呼應的辦法，以肄應各種可能發生的交通的困難情勢，免得和中樞陪都脫節。

第二、是國民日報那時是我方在港最具代表性的日報，社長陳訓恣是故交，總編輯黎晉偉，是熟識，因此常相談敘，商略聯繫，在我內心，更想臨時抱佛脚，就此實習一下辦報實務，因此訪晤更為頻仍，其他星島日報、工商日報、華僑日報以至天文臺等一些老友，自然也時有晤敘。

第三、值得一提的是我到了香港，即經電約謁晤杜月笙先生於葛羅斯打八樓。杜先生關注甚殷，過兩天，就接到他邀宴的柬帖，屆時前往，則筵開十席，都是上海來港機聯公會的要角，有林康候、潘仰葵、駱清華等；杜先生起來囑託潘

仰堯代為主席致詞，特別置意於國貨在南洋的推廣運動，希望我在彼支持宣揚。我也只好起立說話申謝。林康候先生接着說，計劃不久將組團前赴南洋，尤其是星馬，要我時切聯繫。這次宴會對今後在南洋的抵制日貨提倡國貨推廣國貨星馬市場的宣傳輔進工作上，獲益良多。後來林氏果然順利地組團展開國貨打開南岸市場的盛舉，也可以說杜先生一席談，奠定了基礎。

但是時日如流，國慶雙十節既快來臨，離鐵老宣慰團的出發也為日無多，我必須要趕到馬來亞去，因此，就等不得正常的客船而設法買得了一隻荷蘭貨運輸的客票，就此離港遠征。

這條貨運輸上只有三位搭客：另外兩位是周寒梅（派赴新國民日報）和梁華炎（怡保霹靂日報）二兄，旅途尚不寂寞。周寒梅兄到了星洲，新國民日報的主辦人傅元悶態度已漸變，初則由星遷址到吉隆坡，後來終於把寒梅兄排擠出來，獨自返星另行出版一張大華報週刊，長才未展，梁華炎兄則主持怡保霹靂日報，以迄北馬陷日，遣返渝州，此是後話。

因為貨輪噸位小，風浪很顛播，航期難確，

作者簡介：莊心在先生江蘇奉賢人，曾任僑務委員會委員兼主任秘書，著有存虛叢刊等書。

但終於在九月初旬，抵達了星州，下榻於 Rex Hotel，翌日巡訪我總領事館高凌公先生昆仲，嚇了他們一跳，「你們竟這樣不聲不響的來了，連電報也不給我一個。」

星加坡也不及多事盤桓，就同搭火車北上，到了中途站吉隆坡，寒梅兄下了車，我和華炎兄竟不知道要中站換車，直到在鐵道餐室內馬來餐童告訴我們，才再轉車北行，怡保送別了華炎兄，我最後一個孑身過越前程。

星馬當時報壇情勢和光華日報

車抵檳榔嶼對海，我在彼一個熟人也沒有，他們也沒有一位見到過我，只接了總領事館的電話，曉得我搭那班的火車，但我一下車就看到光華日報社歡迎的旗幟，就一起渡海到了檳城喬治市由報社的經理謝生珍先生自己開車陪我到新生勵志社（駐檳榔嶼直屬總支部的對外稱號）樓上住了下來。

翌日，便到報社，先和各部份的同事見面，並舉行了一下類似現在所謂簡報式的會談，並將離渝時謁辭戴季陶先生時，託帶致報社功楷親書的立軸，文字也是孝園親撰的四言，中有「中正」「有恒」等字樣，戴先生當時握管笑謂：「余每於字裏行間，不知不覺自然流露忠愛」，題款時並對余稱二十年前老同志，因戴先生嘗以天仇署名主光華日報之筆政也。報社張之壁問奉以為至寶，可惜後來燬於日機轟炸，以此所題全文，不能省憶。

於此先得折述一下星馬報壇的情況。

星馬報壇南北分踞，南為星加坡，當時有閩幫的南洋商報與胡文虎系的星洲日報及總匯報，檳城則光華日報（一九一〇年創刊晚報為檳城新報）外尚有星系的星檳日報，和小型的現代日報，其中南則南洋星洲，北則光華較受重視。光華銷路北及泰南合艾，西南達荷印棉蘭各地，而且

是國父手創的報紙，頗受僑胞尊重。馬來亞中部吉怡二地所出版的報紙就難以與星檳頡頏了。

為要開展發行，首先就得刷新內容，當時我第一步將電訊UP外加訂AP，滬、港都先約有特紀通訊加上海外社的供應，當地新聞則除加強採訪外並與英文海峽時報切取聯繫合作，新聞內容，立即顯呈迅實。副刊改名燦爛，事前請名家繪就黑白畫報頭立加使用。原先都剪用香港報紙的稿源，立改為全用寫稿，要副刊編輯溫梓川兄約集當地青年對文藝寫作翻譯有興趣者舉行茶會盡量鼓勵他們投稿，稿費照發，引起了北馬青年寫作的熱忱。星期特刊的副刊，命名為南斗，由徐悲鴻先生書寫，內容儘量介紹新文藝的思潮和作品。

言論方面，每天固定自寫社論一千餘字，配合時事，並另刊一篇時事專稿，儘量使新聞報導和言論相配合一致，於社團及經濟新聞的採訪更加強充實，親加以指引編制。

最費勁的是版式的改進。那時南洋的報紙大都連續排式，簡直不大有事先劃設計圖樣，最多標上一個「幾欄」，幸得經理部及排字房的合作支持，一方加置銅模字體花邊等，一方面自己到排字房內指導排字工友，如何排法如何增加欄數，尤其是那些加框的大小方塊長方塊，他們連抽線空白都沒有作過，頗引為新奇，看到我架起近視眼鏡兩手油墨，找字粒粘鉛條，他們也大家很高興的熱忱協作，我還每晚請他們喫「一啖呷烏涼」（即冰咖啡）及宵夜以為勉勵，結果一星期後，居然將版式全面改得煥然一新。

到檳以後，早晨九時就要起來，接待樓下各地來訪同志和客人，並出去拜訪各方面的人士，午刻去報社與經理部商討業務開展，編晚報也要每天寫短短的社評，參加各項僑團集會及演講後，晚間在新生勵志社主持或參加會議後即至報社看電訊新聞稿並劃條，寫社論，直至三、四點鐘，有時看好大樣回新生社天已破曉。中間董事會

的僑領們以及領事館還不時找去談話。

有一點我特別佔到便宜的是因為我過去很愛好新文藝，也寫創作小說，也寫新詩，南洋的青年們對我不太陌生，他們很熱忱來耕植播種光華日報這片園地，經常來找我座談。另外因家學關係，我也喜歡搞一些舊詩，古、絕、律、排、長和那邊的老先生們唱和，馬來亞尤其是檳城有些地方很守舊，宿儒學者如黃孟圭、蘇鐵石、管震、方文媚諸先生很受僑社尊仰，他們倒也很和我談得投契，因此光華報居然成爲新舊同賞重慶宜的讀物。

這樣一個月以後光華報的銷路，立即邁進了四千餘份，而我的辦報政策，也更獲得了各方的支持，易於推進，由此也更增加了措辭立論的份量。

論戰的展開

其間，吳鐵城先生以海外外部部長的身份，作爲我抗戰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的代表所率領的南洋宣慰團，到了星馬，誠然大大掀起了當地僑胞忠愛國族的熱潮（請另參閱筆者作吳鐵城與抗戰中的南洋一文載春秋月刊）但共匪文化南進的急劇滲透，包圍騙惑了南僑籌賑總會主席陳嘉庚，打進了南洋商報的核心，却也大大增強了我工作上對象的態勢。

當時我辦報的主要目標：

積極上，是在爭取僑胞，忠愛國族，加強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擁戴領袖，遵行國策，集中心力，以促成勝利。

消極的是，一方面關斥汪偽漢奸的險謀歪論，那時汪精衛僞南京組織，正式成立，而日方也正才予以承認，而檳榔嶼還是陳璧君的故鄉，亟待於辨那正分黑白，而德意日的聯合戰線，也甫告成，有待於痛切指斥他們的毒謀蠻行。另一方面共匪正到處煽動暴露其破壞團結的陰謀作亂，而反口噴人，誣賴中央，海外交通隔閡，事

態一時難明，隨時需加剖析檢討，以正觀聽。而我的對方，橫城放着一張標榜「大眾化」的小報，現代日報，天天叫罵，才力低下，尚不足為慮。星洲方面，南洋日報忽然換了一批新人馬，出身民主同盟的胡愈之當了總主筆，主持言論，王任叔當了副編輯，另外還揀進了一批匪方人物如喬木等，這些都是目前匪方的文圖大將，自然增益了不少的聲勢。

首先影響了當時星洲日報的主筆俞頌華，因為和胡愈之在商務東方雜誌同事的關係，態度也日形左傾，沈澁一氣，（後來換了潘公弼，才算改變）郁達夫當時為星洲副刊編輯，選刊作品亦多左傾。總滙報由胡浪漫主持，較為中立，不覺偏左。那時候全星加坡的報壇，幾乎是向左一面倒的狀態，加以陳嘉庚回國勞軍重返星馬以後的言論，愈來愈狂妄，愈來愈配共匪的胃口，那時星洲文化界輿論簡直是如狂瀾之泛濫，不易收拾。

我以北馬的光華報，獨撐艱危，悉力作戰，每天報上的立論新聞，都和南洋商報旗鼓並列分明，言論戰之劇烈，開星馬報壇之新局，當然還要餘力，擋擋一下，現代日報的暗刀冷箭。南洋一帶愛國忠貞人員，以及巴城、仰光、棉蘭、吉隆坡、怡保各地忠貞僑報的言論，一時均仰光華報為馬首，搶着光華報來讀，以明趨擇。

記得有一連串的時事問題，十八集團軍襲擊冀察綏並侵入魯豫，新四軍渡江襲擊韓德勤部，聞一多案等等兩方社論都針鋒相對，左傾報紙都是顛倒黑白，替共匪的破壞團結抗戰稱兵作亂，陰謀掩飾，而反把啓覺責任，胡妄地加諸中央，幸而我們把事態分析得透澈，報導翔實客觀，立論前後一貫，不像他們那樣胡扯矛盾，因此地勢上雖處不利，但論戰與心戰的效果上，我們却轉居優勢。

共匪份子的黔驢技倆

共匪的作風，向來不擇手段，言論上圖不過，便運用卑劣的技倆來對付我，那種技倆約分數端：

1. 利用與當地政府的有關人員的關係，散播流言指我以報社總主筆為名，在從事政治活動，企圖運用當軸的力量來制我。
2. 運用陳嘉庚的種種關係破壞閩南僑領對我的信任，使他們以感情關係對我的辦報工作，加以破壞或勸阻。
3. 寫捏名信，打匿名電話來恐嚇我。

我全不理睬，照樣擇善固執沉毅的進行，後來還為了陳嘉庚的言行影響僑社愛國行動太大了（破壞團結籌賑工作）所以寫了一篇「陳嘉庚荒唐謬言行的總檢討」長文，把他歷來言行的矛盾，已漸成為共匪叛亂的工具，清算一次總帳。這篇長文，在光華日報連刊三天，南洋各地報紙，紛紛轉載，星洲總滙報亦照為轉載。向來除南洋商報外不看他報，尤其是胡文虎的報紙——的陳嘉庚，居然也要人專找總滙報來親自披讀，看到：「陳嘉庚唐怡保之軒，不知天下之大，」氣得把鐵觀音茶杯都碰破了。陳嘉庚在南僑一般人心裏的偶像，就此摧毀。

於是檳城的現代日報竟挺身而出，為着光華日報有文揭發他以不同日的報紙，刊載同樣的照片，加上不同的姓名，作為「大眾化」的報紙，讀者定戶逐月割增的，虛偽欺騙號召，認為破壞他的營業，請了一位號稱虎眼的名律師，把光華日報的負責人——作者，訴之於法，打了一場，沒有終結的海外官司。

三年八個月地下生活

不幸太平洋事變以後，日軍積極南進，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在哥打峇汝吧及北大軍登陸，而光華日報社於十一月十一日全被炸毀，檳榔嶼於十一月十九日淪日，由此成為黑暗恐怖世界者在三年又八個月。

作者早已誓與報社共存亡，故事先葉德明領事（現旅居美國）曾勸我同搭輪返國，作者只有依然臨海送別，其後先避入山芭，嗣單車往來北馬各地，直至冷格維島病瘧住了一個時期，又潛返檳城，化名馬來人，在後山湖內港結茅（阿答）開地，飼養鴨鵝種種蕉植薯為生。起初二年中絕不與我僑胞往來，只有二位同志楊昆山（中醫小學教員）榮渭生（鐘靈中學教員）相與交通，對外絕對隱蔽，因此那時候日軍雖憑照相索我甚急，但外傳本人或已出走或已死亡，再也沒有一個人，可以想像到我這樣一個既不通曉廈門話，又不熟習馬來話的書生，居然還會潛回檳城山芭裏生存下來。

到後來一年漸稍稍與同志間潛有往來，並和馬來亞他埠的抗日游擊組織密相接觸，但都保持間接又間接，因此全馬似已淡忘了此人，而勝利却也日漸接近。及第一次傳聞到日軍投降的喜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那時候我已正在吉打以北，正忙於佈置由北馬到泰南間的交通線，這期間已常常潛赴馬來各地與同志密晤。

前後三年八個月的一「地下」生活，我另外有一本「天池曲」詩集略誌梗概，於此不再詳贅。

勝利光復重理報業

這裏要說一下馬來亞勝利光復以後的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作者在檳城的麗澤學校內，主持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重昇典禮，那是全星馬以至南洋地區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最先重昇的第一面國旗。

九月一日創辦了全星馬光復後第一張報紙「中華公報」，那時候當地人民以至蒙德巴登盟軍總司令部都認為檳城亟須一份日報，而原有中英馬（巫）文各報復刊非易，因此先集合各方人力組一新報，命名為中華公報，推作者為社長，蘇承球為董事會主席，虞天偉為總經理，報社先設於蓮花河星橫日報舊址，因該處房屋較不受日軍

本文作者所主辦之光華日報（檳城新報）

光華日報

報新地檳

師海嶺（兼中央社工作）相繼避難，湊合着馬共遊擊隊的綠林行爲，馬來亞很多地方，煽動了暴亂的風氣。那時候主持正氣的輿論，無管是置身於槍林砲火，刀光槍影之中。

重返國門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

大轟炸影響，尚堪使用。這份報紙行銷全馬，遠及泰國印尼，那時可以說是南洋廣大民衆的喉舌，於馬來亞之重整，頗多貢獻。可惜後來因原有各報，均次第復業，經理部、編輯部的人才，各返本陣，中華公報到了年終任務達成，公決自動結束。

我同時參與了光華日報的重建工作，又到怡保去恢復當地的機構，適李柏文兄正致力於建國日報的復刊，我一方幫他規劃內容版面等，一面替他寫了一個時期社論。及至出版已進常軌，又到吉隆坡工作，也是一面輔助當地人氏，恢復組織，一方應黃重吉、李孝式二位之邀，協同籌備中國報，同往星洲採購機器銅模等，因即訪問星洲的老同志，並商中興日報出版事。中國報經積極籌備，於極短時間內，即告創刊，我替他們代主持了編輯部，寫社論，看大樣，由宋韻鈞、林英強諸兄協助，出版一個星期以後，我因光華日報新廈已將落成，適返檳城。吉隆中國報的編務，由宋兄負責下去，後來又加請陳宗獄兄來主言論，陳兄終爲共匪份子所暗殺殉難。

洎至光華日報復刊，我又和王星輝等創辦了一份新報（晚報）全星馬的報壇又復熱鬧起來，我方的陣營固然壁壘一新遠逾戰前，共匪方面的滲透工作亦甚積極，南洋商報的論調，雖已轉變，但陳嘉庚等另辦南僑日報仍由胡愈之主持筆政爲匪張目，現代日報復刊後，變更厲的亂搞，終被當局封閉，另一方面，背後暴動暗殺之風大起，以檳城而言鍾靈中學的陳校長充恩，石教

十月十八日，我奉召回國離馬。

距馬來亞光復，已逾一年，其間初以海上水雷，尚未清掃，航運不通，故我駐星馬使節較遲抵達，記得，先是駐檳城的領事李能梗，嗣後駐星伍伯勝總領事才蒞任，中間，有着一大段真空，都是由我們當地同志來維持，因此我不克離馬回渝述職。看到國府已遷都金陵，蔣公壽誕將

屆，我始奉准與黃重吉蘇承球等諸僑領袖組成祝壽團重返國門。

十二月一日抵京謁見吳鐵老，那時他早已由海外部長改任中央秘書長，要我留在國內工作，（不久擔任了上海正言報的總主筆仍爲報人）電問馬來亞方面同意，就此算是結束了這一段海外辦報生涯，但我還給光華日報中國報等做了好一段駐京特訪專寫通訊稿件。

最後，讓我轉錄當年拙作天池曲內旅懷十首之一，有涉辦報的律詩一首，以殿本文作結：筆路炎荒奠國基，卅年締造想遺規，欲從南嶠存喉舌，勉爲中興作鼓吹，四海漫傳驅蠅句，千秋誰憶牧羊詩，中原一髮蒼茫裏，聽水椰陰發遠思。

五七、四、十、臺北

中外雜誌稿約

- 一、本刊園地公開舉凡旅遊記趣，傳記傳奇，生活經驗，幽默軼聞等稿件均所歡迎。
- 二、來稿請用稿紙繕寫，字體力求工整清晰。附有照片及插圖者更佳。
- 三、有關外國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請一律加註原文，以便查考。
- 四、賜稿以白話文爲限，除特約稿件或具有特殊價值者外，一般稿件以不超過五千字爲最理想。

五、本刊稿酬暫定每千字肆拾元至捌拾元，將來視發行情形再予提高。經本刊採用之稿件，版權即歸本刊所有，作者如需保留版權，請先聲明。凡經由本刊代為刪改或增補後始行刊出之稿件，除贈閱本刊外，恕不致酬。

六、本刊所發表文字不許轉載，如有侵犯者，當依法追究。
七、稿件一律用真名發表，並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與地址（電話）及簡歷以便連絡。

八、如須退稿，請付郵資及掛號費（平寄遺失恕不負責）來稿請寄臺北市龍江街一〇八號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電話七二四八〇號）